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十五

縣正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鄰長里宰耳、　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爲役要也、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

徵比鄙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鄙師之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閭師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鄙師同耳州長職無徵比與縣師異何也財賦則閭師徵之比法則鄉師掌之矣

鄙師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

而誅賞

鄙師所掌、獨無農事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酇長里宰親之也。察衆庶之媺惡、將以助遂大夫興甿、　鄙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媺惡、與黨正之涖校比而書德行道藝、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即涖校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並脩、不率教者而誅賞也、

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曰、以歲時稽其夫

冢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諸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鄙止五百家故其民可得而數

鄙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遂大夫簡器豈能徧親數注誤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古者王内之政令内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酇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敎

無不行也　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爲切近然此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鄰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唇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周公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鄰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並與族師同則掌合聯之政令不待言矣

里宰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爲徵財賦所掌之比爲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觵撻罰一與閭胥同也　周制粟米惟公田之入其財賦乃九職中貢物也宜有定額而必待有司之政令然後徵斂者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職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是九職中貢物亦與年上下而不可預定也蓋民勤於

食故覽其雜徵使得自營　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謂縣師徵之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誤

鄰長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鄰長卽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耡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政成民建設長

以利不僅恃上之賑恤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
秋傳曰務穡勸分蓋使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
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司稼職均萬民
之食而賙其急遂人職以興耡利甿皆使民自
相助也此經所謂耡粟卽所興以相助者　閭
粟載師職凡民無職事者之所出也蓋醫卜巫
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而所得或饒於
農故使出夫家之征若閒民雖無常職而未嘗
無事閭師職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如注

義則單丁或僅有配匹而使出一夫之征粟又
使出夫布彼何從得之　助粟屋粟閒粟皆非
公田所入故特設旅師以掌之各貯其鄉里以
賑貸新畮注疏謂主斂縣師所徵賦穀誤矣
或謂民自相助之粟不得云施其惠散其利非
也民自相助之粟而官與之以為民施惠散利
於義何傷若公家之粟則所謂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也通旅師職無救荒事不得相混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

施其惠者、初徙之民。築室具牛種田器、官資其之。匱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須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須斂之期亦不得偏先後。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官以旅名專掌新甿也。甸居鄉遂都家之中、故特設官以収恤歲饑、而移鄉井土狹而徙廣虛之民、而凡畿內之耡粟屋粟閒粟皆致焉、將治

而教之故官以師名。或疑以質劑致民春頒秋斂乃通行之法非也惟新甿業次未定故不施征役又特頒興積以勤恤之若定居井邑之民則族婣閭里有無相通（大司徒朝士職所謂通財是也）且春秋補助政有常經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安用質劑頒斂之擾擾哉且頒斂非守土之吏不能行王畿四面每方設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專掌新甿之治尙可給也若使徧致鄉遂及四等公邑之民而辨其質劑掌其頒斂

則勢不能行矣如以此為互備之文則宜見例於鄉遂而不宜繫於旅師經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則新甿久而成故征役既定此法亦不行矣

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

不曰掌邱乘之政令而曰掌令邱乘之政令者四邱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其令耳注謂掌令都鄙修治溝涂誤　注疏分鄉

遂都鄙田制而二之、遂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衛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戍、非也。攷之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而出車之詩、于牧于郊、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衛。四邱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強分爲二、義無可據、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縣師通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帥而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主之遂之帥而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

遂師主之而家削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

家之司馬也二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專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輿師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則非畿內之士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以聽於大司徒六遂之喪役遂人帥之以聽於小司徒而遂師復道野役共邱籠及屬車以此職證之則鄉屬六引遂

屬六綍、而甸稍之公邑、共蜃車邱籠明矣、循是以推之、則內而宅田士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喪役無徵可知矣、蓋宅田士田之類事分而民少、各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衆喪役無多無庸徧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徵、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輸將百役皆可補調、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便也、公邑之在縣鄙者、道遠宜與采地同、不徵喪役、

遂師

及稍人、並共邱籠及蜃車之役者、稍人帥以至

遂而役遂師道之也觀稍人之帥役而聽於遂師及遂大夫職再舉凡為邑者而四等公邑之屬於六遂益明矣　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削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

惟司徒故采地之役稍人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師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曆累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焉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合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　有職畢

而專聽斷者、里宰比其邑之衆寡六畜、曰治其政令是也、有職尊而不專聽斷者、遂人於野役野民並曰掌其政令禁令是也　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內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委人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舊說委人所掌惟薪芻疏材而無果米非也果爾則曰掌斂野之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可矣其曰斂野之賦者蓋公邑家削之米粟存爲委積者亦委人掌之也知然者遺人所掌無公邑家削之委積委人兼掌甸稍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也薪芻疏材木材獨於甸稍斂之者居王畿之中而環郊遂便委輸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遺人職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而此職賓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賓客不共委積可知矣羈旅者賓客之細也舉賓客則羈旅可知　遺人職賓客會同師役共其道路之委積而委人但共賓客之聚者掌訝逆賓於疆及委而致積積掌牢禮故委人獨舉所斂之薪芻也若施惠於羈旅其與積則旅師頒之惟軍旅之委積至廣雖頒於遺人出於倉人而共之則委人之專職故特出之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須采地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之物其長當自斂之委人所斂惟縣鄙中公邑之賦耳故凡之以待用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間有須賜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軍旅用廣故家削公邑之委積並蓄以待共又

稍居王畿之中道里均輸將便　方道章曰注
謂所共乃軍旅委積之薪芻而非委積果爾則
委積於文爲贅矣蓋軍旅衆多委積中牢賜但
及將校必益以疏材士卒廝輿乃可徧給耳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野委謂委積之分貯四野者有守者故共其兵
器野囿所以畜賓客在道致積之牲牽也財用
謂藩羅之材及芻秣以暫停而不久留故不曰
牧而曰囿以所共惟近於路室之囿故曰其野

圍也野之牧地則自有牧者主之。此別爲一事、羣儒乃欲牽合於軍旅義不可通、

八軍旅之賓客館焉

諸侯會討之師、必近講於方嶽。不宜有入王畿者。所謂賓客、卽帥王師之軍帥與其佐也。不曰軍帥而曰賓客、何也、曰軍帥則疑師帥旅帥、亦在其中、路室候館必不能容師帥以下、行人職諸侯來朝稱賓、聘卿稱客、王朝公卿爵列與諸侯等、大夫與國卿等、稱賓客、然後知授館者、惟主帥與其佐也。

王朝之公卿帥師在道稱賓客蓋主所過之地而爲言燕禮稱賓則因事以起義各有當也凡單旅之士衆惟共其物而將帥之爲賓客者則授館也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士衆不可徧館明矣凡賓客會同師役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而委人復掌之者遺人掌其須之令而委人則共其物也

土均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所貢於

王朝也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爲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宜禾宜稻之事蓋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別於民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別於地職也注旣以地職爲九職又以地事爲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不可通乃以爲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

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太宰任之、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無為又使小司徒任之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

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為差、不待言矣。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均以地之美惡為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鄉遂公邑可知矣。

草人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

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等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謂之土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貆狐之糞、以糞九畮之田哉

稻人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溉遍焉水過大則以澮寫之於川而毋使害稼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所芟草積田中恐其根附土復生以涉揚而反之使其根在上則槁而澌腐以可糞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此言始墾澤地爲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
土雖芟薙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
力而絕其本根然後芟薙蘊崇之則草不復生
而可稼也舊說夏水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之文蓋謂利以夏日殺草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不常雩祀官自共之旱暵則爲民請命故斂之
民以冀百神之矜憫而稻人所掌下地雖旱而
無憂故使獨共雩祭示民以同憂相恤之義也

喪紀用席爲多且役徒露處必上覆下薦惟葦隨地可施注謂闕壙未知何據

山虞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萬民取木雖當其期必限以日防過取也若邦工掄材則與作有式冬夏隨時可取故無期日之禁至春秋所斬必籍羅雜材可於園圃取之

不入山林之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

閭師不樹者無椁則宅舍無桑也此職稱木有

刑罰則原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

故蓄積足恃皆此類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

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川衡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

三時皆可漁惟別孕之時則官以時巡而舍止其所守之地則犯禁者知戒矣林木可時計網罟之人無可稽尋又川旁居人鮮少故巡者非時止於其地不可若澤藪則其地之人守財物者多無所用此川衡惟言守而不言厲禁亦以川無居人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林不舉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

所鍾不特畢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獨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可稼者仍頒於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於玉府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不言入其財物於玉府者丱人取之入於職金而後職金以入於玉府也　惟澤之財物有頒

萬民之文者山林之林取用有節川之鱗物三時聽民自取惟澤中葭葦蓮芡鮮互之物會其凋而蔵一取之上不得私其利守其地者不能盡川故必須之萬民也山林及川民得自取而澤物必待須於上者澤有珠貝齒角珍物聽民自取則爭端伏矣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於川曰川奠皆水物也曰澤物之奠兼本蟲木蔬及水草之實　喪紀用葦或以藉器物或徙

役在野寢廬廬焉或編席支柱以蔽障風雨其用甚多故稍人與此職並共之惟以圖壙則非理所宜注疏不知何據

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甫草傳稱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之類必廣皐大藪可陳六軍外此碩積墝埆不利穀蔬而可蕃禽獸者皆爲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圖藝也其

政郎爲厲禁及頒其薪芻於守者注疏義猶未備

凡田獵者受令焉

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春秋傳鄭申豐將祭請田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鮮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將取或獮狩以役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 疏謂夏官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時鄉師出田法致衆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虞

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

角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賦者田稅、政令者絲麻力役之征也、觀此則九職貢物之外別無九賦益明矣不曰以當邦賦而曰邦賦之政令者山澤之田不可井授且使其農散處以守厲禁則難於合伍故不獨無公田之賦入凡師田行役之政令皆不及而各以

地之所出當之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審思而得之者也荀卿曰盡小者大周官之法所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皆當以此類求之　計田以定賦計賦以定征役之數故曰邦賦之政令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凡物皆以共財用而於角人特言之何也傳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齒角骨物非中用者不足以爲財角人不物者不徵

則皮革毛羽不待言矣

掌葛

以權度受之

古者王畿四面各五百里而骨物羽翮葛材草貢物皆輕細徵以當賦乃所以利民後世郡縣萬里而置均輸平準且凡物皆取焉轉輸出納吏得爲姦而民困於無告矣

掌炭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以炭名官而所掌則先灰物者蜃必爲灰而後可用而煅之者炭也炭之灰亦可滌汙若先舉炭物則似灰即炭之灰矣

以時入之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王氏昭禹謂無時不可徵課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諸職無覆舉用其物之事惟此職爲然蓋財物之徵皆以共王朝之用獨蜃炭則鄉野小吏亦

得受之以潔治舍厮廩倉如赤犮氏以灰洒除釋蟲壺涿氏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故於邦用之外特出凡炭灰之事以明之即月令令民間燒灰爲炭亦在其中

掌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疏謂萬民入山澤取材者皆有貢不知山澤之物百姓旦夕取資而不可離者若薪炭皮革

角筋蒲魚蜃蛤之屬。取之皆有稅。則利竭於下矣。閭師職所云貢其物者、蓋或官取其物、或山澤之農、入之以當邦賦、故設角人羽人等官以時徵之。非謂平時旦夕取材於山澤者皆有賦也。　自角人至掌蜃七職、皆徵山澤之材物以共邦用、而惟於炭人言之。角人則兼言財用。何也。以炭灰兼用於鄉野、故先舉邦用以明異事。齒角則不獨以備工事之用。而須賜問遺、亦可以當財物也。他物則或可為財、或可備用、而不

得相兼故不言凡金玉錫石齒角用骨物羽翮葛
材草貢荼蒲莫不須於百工獨染草言須者他
物隨時可須而染草須必以時故特著之

囿人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曰共其死獸生獸者用獵所獲生死皆共
其全也此曰生獸死獸之物者畜養之獸死則
共其筋角皮骨其生共之物則麋鹿之解角是
也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饗亦如之

注疏饗謂朝事之籩豆、或曰每月朔薦、皆非也、祭祀已該此二節、不宜曰亦如之、外饔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稾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共、蓋謂是與、天官甸人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中祀小祀甚多、而賓客之共尤廣也、

廩人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匪頒、在田祿之外、賚賞勳勞、具有成法者、賙賜、則王之好賜、其事無常、稍食、則給事宮中之官府徒隸人民、朝夕飯食、以在正祿之外、而所用不多、故謂之稍食、猶給事外內朝者、謂之宂食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宣城梅文鼎曾言古量一、升當今二合六勺、以

詳此經合趙充國疏人食八升計之、尚覺不遠、蓋中人日食一升以爲率、婦女老弱則食浮於人、力耕可任者則不能飽、多少相補、月食二鬴、得今三斗三升有奇、可以無饑矣。中年則人餘一鬴、豐年二鬴、即耕九餘三之法也。民愚恐豐年靡費、故官爲之制、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充國所奏以優丁壯遠征者、故以二升有奇爲率、於數邦用詔穀用之後、復言以治年之凶豐、則二鬴三鬴四鬴之法、專爲萬民設明矣。

但稟人掌此則自有田祿者之外凡府史胥徒百工技食之受食於官者必亦用此制三年之中無人不餘一年之食所以蓄粟陳因雖旱乾水溢里黨可以相賙而不徒恃上之振發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委人職軍旅共其委積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客而不

足以給大衆。故師行必載精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則六服之內。無在不有委積。以待王官之徵令可知矣。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或曰、春秋傳曾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曾公燾𦤎公廩、解者曰、燾謂下、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接續與、

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

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爲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此復共穀積者曰凡國之大事則兼大喪大祭不獨軍旅也倉人通掌幾

內粟入道路之委積遺人令之倉人出之廩人治之委人共之故四職聯事而倉人委人並曰共也。

司稼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

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則親行畿內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穜

稑穉法徧於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王之畏敬戚農於玆可見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井田之法助而不稅而荒政有薄征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何也中年則閭師所徵圃牧工商虞衡嬪婦之貢旅師所斂耡粟屋粟閒粟皆以差減無年則盡除之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司稼所掌非救荒之法也蓋至凶荒則散縣都

之委積市作布以給貧民又使民通財而以士
師掌之甚則移民就粟且並施十有二政然後
足以救之若歲小歉或此疆彼界豐歉不齊則
用均食之法使有無相通所謂賙其急齊公家
補助之外則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是也所謂平
其興與旅師職平頒其興與積同蓋次貧之民公
貸之粟俾有収而償之此自人食二鬴至食三
鬴之歲皆然先王於農事始則移用其民以相
救終復均調其食以相賙則天患之小者舉不

足以病民矣

舂人

掌共米物

米物者其質之美惡舂之精粗非一類也

饎人

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膳夫內饔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不必言矣稾人共內外朝宂食者

之食而內宮之飲食膳羞諸職無文則內宰會內宮之財用爲夫人以下服物膳羞之用益明矣。

槀人

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

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稟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也　李光坡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設司徒

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乃順承天萬物資生、故曰地官也、敎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充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敎也。然則敎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

上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
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聯於市
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
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
及田野之制祿稽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
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
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
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
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

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祿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廩人至槀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昇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而

樸者為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生者不得其情死者不盡其常矍矍然喪其降衷秉彝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即常性未移者亦頹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則道之不行從可知矣此司徒一篇所

以聯教養爲一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官爲書委曲周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乘除天時有生耕穫何以無失其序地理有宜高下何以無拂其性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居之用凡數事者雖畧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春秋戰國之世開阡陌盡地力相兼以力相後

以僭司空一篇尤其所深病而急欲去其籍者也其失蓋亦久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